

GREAT  
AGES OF  
MAN

ANCIENT CHINA

中文版



# 古代中國



**叢書:**

航海的人們  
第二次世界大戰  
人類的行爲  
世界原野奇觀  
世界各大城市  
縫紉的藝術  
人類的起源  
時代生活園藝百科全書  
生活攝影叢書  
世界烹飪叢書  
時代生活藝術文庫  
人類的偉大時代  
生活科學文庫  
生活自然文庫  
家庭實用叢書

**專輯:**

生活雜誌精粹  
生活的電影世界  
生活在戰爭中  
嬰兒是怎樣製成的  
瀕臨絕種的動物  
攝影的技術

**SERIES:**

THE SEAFARERS  
WORLD WAR II  
HUMAN BEHAVIOR  
THE WORLD'S WILD PLACES  
THE GREAT CITIES  
THE ART OF SEWING  
THE EMERGENCE OF MAN  
THE TIME-LIFE ENCYCLOPEDIA OF GARDENING  
LIFE LIBRARY OF PHOTOGRAPHY  
FOODS OF THE WORLD  
TIME-LIFE LIBRARY OF ART  
GREAT AGES OF MAN  
LIFE SCIENCE LIBRARY  
LIFE NATURE LIBRARY  
FAMILY LIBRARY

**SINGLE TITLES:**

BEST OF LIFE  
LIFE GOES TO THE MOVIES  
LIFE AT WAR  
HOW BABIES ARE MADE  
VANISHING SPECIES  
THE TECHNIQUES OF PHOTOGRAPHY

人類的偉大時代  
世界各主要文化的歷史

# 古代中國

薛愛華  
與  
時代 - 生活叢書編輯合著

紐約 時代公司出版

### 作者

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美國伯克來加州大學東方語文教授，由1947年開始，講授古典中文及中國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薛愛華教授參加美國海軍，在南太平洋服務，遊踪所及，範圍甚廣，西至英國劍橋，東至日本京都，並喜在各地從事研究工作。除東方語文外，薛愛華教授對英國歷史、生態學及自然資源保護學，均有相當研究。他的著作有《明朝》、《論雲岡石窟目錄》及《撒馬爾干的金桃》等書。

### 編輯顧問

倫納德·克里格(Leonard Krieger)，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歷史教授。他的著作有《日耳曼自由觀念》和《相機行事的政治》，並與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費利克斯·吉爾伯特(Felix Gilbert)合著《歷史》。

### 中文版編輯顧問

余英時，1930年生，香港新亞書院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1962年至1966年任密西根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1966年至1969年任哈佛大學中國史副教授，1969年任該校教授。1973年至1975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由1977年開始擔任耶魯大學西摩爾講座歷史教授。他的專業是中國思想史、社會史，英文專著有《漢代之生死觀》、《漢代中外經濟交通》等，中文專著有《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歷史與思想》、《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等。

### 封面

唐朝(公元618—907年) 貴族墳墓中殉葬的泥俑，身穿官服，是當時朝廷官員的形像。

# 目錄

	原序	7
<b>1</b>	<b>中國</b>	10
	圖與文：青銅器的黃金時代	21
<b>2</b>	<b>貧富懸殊的生活</b>	32
	圖與文：貴族與農人	43
<b>3</b>	<b>聖道</b>	56
	圖與文：佛教的石刻藝術	67
<b>4</b>	<b>天子</b>	78
	圖與文：婦德	89
<b>5</b>	<b>宇宙觀</b>	100
	圖與文：中國畫的要旨	111
<b>6</b>	<b>科學發現及其他發明</b>	124
	圖與文：印刷術	133
<b>7</b>	<b>語文與文學遺產</b>	140
	圖與文：山水吟咏	151
<b>8</b>	<b>中國與週圍世界</b>	164
	圖與文：如日中天的唐代文化	173
	附錄	184
	中國歷史大事年表, 186	
	參考書目、誌謝及圖片來源	187
	索引	188

時代 - 生活叢書

中文版

編輯：徐東濱

副編輯：蕭輝楷 蕭定韓

助理編輯：張柱

編輯助理：嚴慧

本書譯者：時代公司 葉蒼

出版者：時代公司

*Authoriz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1979 Time Inc.  
*Original U.S.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1967 Time-Life Boo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原序

西方人士對中國古代文化醉心嚮往，由來已久，於今益甚。薛愛華教授在他撰寫的《古代中國》一書中深入淺出地寫出中國文化歷史的來龍去脈。的確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好書。

本書敘事，上起銅器時代的商朝（約為公元前1500—前1000年），下至中古時代初期的唐朝（公元618—907年）。這段時期中，中國不論在文化影響上或政治勢力上，都是東亞方面的領導國家。其中有若干時期——尤其是唐朝，中國文化在某幾方面，不但能與當時的西方文化媲美，而且在生活水準及藝術成就上，更有凌駕西方的情況。這些時期的燦爛文化，本書已有扼要敘述；值得注意的是書中所論並非泛泛之言，而是一位學者評論古代中國文學長短及分析藝術造像源流的真知灼見。

薛愛華教授對生態學有濃厚興趣，因此他特別注意到中國古代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用生動的筆調，說明古代中國人的衣食住行，涵有何種宇宙觀或宗教意義，以及同他們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有何種關係。例如：商人不准穿着絲綢；一般人的住宅大門要在可能範圍內朝向南方。

由於作者對古代中國歷史有這樣的特殊處理手法，讀者瀏覽本書時，等於在一位人文植物學家的領導下，遊覽一處林園勝境。這位人文植物學家帶着他經過很多地方，源源本本地介紹山邊湖畔的樹木花草，有時這裏停停，那邊歇歇，解

釋一種植物上的有趣標籤，或者敘述某種少見花草由外地運來的一些掌故。這處林園勝地，導遊的人文植物學家已經介紹得如此詳盡，再要我來介紹，尤其量也只能指出遊人應該注意的幾個重要標誌。

首先，讓我談談“朝代”一辭的意義。在中國歷史上，“朝代”一詞，指一個家族統治“天下”的一段時間。通常慣例，朝代名稱的來源，多數是開國之君在未建朝立代之前受封的國名。例如：漢高祖劉邦在統一天下以前曾受封為漢王（統治現代陝西地區）。因此，他擊敗項羽後建立的新朝就稱為漢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

其次，關於各代君主的名字及諡號問題，也略加闡明。漢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名劉徹，本書直稱其本名而不用其諡號。這與君主專制時代避稱各代君主名諱而稱其諡號的傳統習慣，恰好相反。事實上，這種傳統習慣，很多現代歷史學家已經拋棄，直稱各代君主的本名。

最後，還應該說明一下的，是書中時常出現的用“ism”做字尾的名詞，例如Confucianism及Taoism（這是討論中國文化或其他文化時無法避免的一種錯誤）。讀者應該注意，Taoism一詞不一定指道教；有時也指道家哲學，或道家人士的生活方式；有時更包括這三方面的意義。

本序就此作結。想欣賞園林勝地的美景，一定要到裏面走一次，現在，我們不如進去遊覽。

楊聯陞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中國史講座教授





鹹海

巴爾克什湖

(阿爾泰山脈) 山 金

(大宛)

(庫車)  
奴隸市場

塔里木盆地

佛像石窟

粟特  
(康居)

(和闐)  
產玉中心

興都庫什山脈

吐蕃  
(西藏)

四川紅

喜馬拉雅山脈

佛祖誕生地

印度國

印

緬甸

北

契丹 鮮卑 女真

北方蠻族

回鶻 (蒙古)

流沙 戈壁 大沙漠

雲岡 佛像石窟

新羅 (朝鮮)

日本國

黃河

商代故都 甲骨文出土地

安陽

孔子誕生地

佛像石窟 麥積山

長安 (西都)

洛陽 (東都)

佛教寺廟甚多

揚州

土盆地

龍門

五湖

成都 漢墓碑刻甚多

長江

(廣州) 出口商埠

南海

西江

湄公河

“天下”

中國及週圍地區

安南

真臘

南



# 1 中國

公元前481年，司馬牛受上族仇家的圍攻，被逼拋棄他在中國北方中原地區受封為采邑的小城。為求建立新邑，他開始長途跋涉，經過千山萬水，走向南方，目的地是長江下游當時還沒有十分開化的吳國。

司馬牛與他同時的成千成萬的普通士大夫並無分別。他能留名史冊，是因為他曾師事過後世尊為“至聖先師”的孔子，身居孔門七十二弟子之列。司馬牛既然是當時貴族階級的成員，我們不妨設身處地，用司馬牛的眼光來看看二千五百年前中國的情形。

在司馬牛眼中，當時的世界中心是黃河沖積平原上和附近丘陵地帶上星羅棋佈的大小邦國。他並不知道自己祖國的名稱是“支那”(China)——這是過了很久以後，外國人對中國的名稱，司馬牛時代尚未出現。如果你問司馬牛是那裏人，他很可能自負地告訴你他是華夏人，他的故鄉就是華夏中土，從而透露他對本身所屬種族文化的優越感。在另一種情形之下，他亦可能着眼於地理位置而說他是中國人——在當時華夏民族眼光中，中國的意義是人類所居世界的中心地區。如果他着眼於當時的政治情況或歷史觀念，亦可能說他是周朝人。但是，他很可能直截了當地告訴你他是宋國人；宋國是當時中原地區的許多邦國之一。

司馬牛時代的中原故土與現在的中國北方情形並沒有太大分別。他在山路旁邊停車，對故國作最後一瞥時，展開在他眼前的是一個大平原，塵土飛揚，向北伸展，一望無際。一條蜿蜒曲折的大河從這個大平原中穿過，黃濁的河水起源於遙遠山區。千萬年來，從蒙古方面吹來的黃土和風砂，在地面不斷堆積，構成幾丈厚的黃土層。黃土平原上農田，長期受着風吹雨打的侵蝕——雨量並不太多，夏季期間由南中國海東南貿易風帶來的雨水，到了大平原上已接近尾聲——又時

伏羲皇帝，根據歷代的傳說，是公元前第三世紀統治中國的君王。伏羲有聖德，始畫八卦(圖左下方)，造書契，教民佃漁畜牧。八卦是伏羲研究龜(圖右下方)甲文形狀後發明的，用於占卜以示吉凶。

常發生水災，因為大河中的泥沙會在下游淤塞，使水道不能暢通，造成洪水泛濫情況。總之，司馬牛熟知的故土風光有兩大特點：塵土與大河。對他而言，也就是黃土與黃河。

對故土再看一眼，司馬牛還能見到大平原上東一處西一處地點綴着一些殘存的叢林。當然，這一帶的古代橡木林，經過長年累月的採伐，當作建築房屋與製作傢俱的材料並當作燃燒的柴薪以後，已經所餘無幾。但是，黃河分水嶺及黃河南岸，仍有不少叢林可供飛禽走獸的生養棲息。這些叢林裏有很多鹿羣，是獵人射取的目標。有色彩很美麗的鳧鷖（野鴨）在平靜的河流上游來游去，還有音色美妙的鳴禽在丁香花與繡線菊中送出悅耳的歌聲。司馬牛小時候唱的童謠就是描述這些情景。除此以外，當時仍然存在的森林，還足夠巨大的猛獸藏身。南方山區地帶常有大象與犀牛出現。大象與犀牛也是司馬牛時代中國境內可以見到的生物。司馬牛根據古籍的記載，知道遠古洪荒時期，中原一度是巨獸與許多凶猛動物蕃生之所；到了上古時期，才有賢智和勇猛的君王把這些巨獸與凶猛動物趕走。

司馬牛游目四矚，還可以看到大平原上地勢稍為低平的地方，都已經過人工開墾，成為種植小米或大麥的良田，阡陌縱橫交錯，牛車在黃塵鋪滿的道路上緩緩走動。田野當中散佈着一些竹籬茅舍，都是鄉間農民的住宅，有時還會出現一兩座圍繞着厚牆的村寨，與司馬牛在自己采邑中坐鎮的村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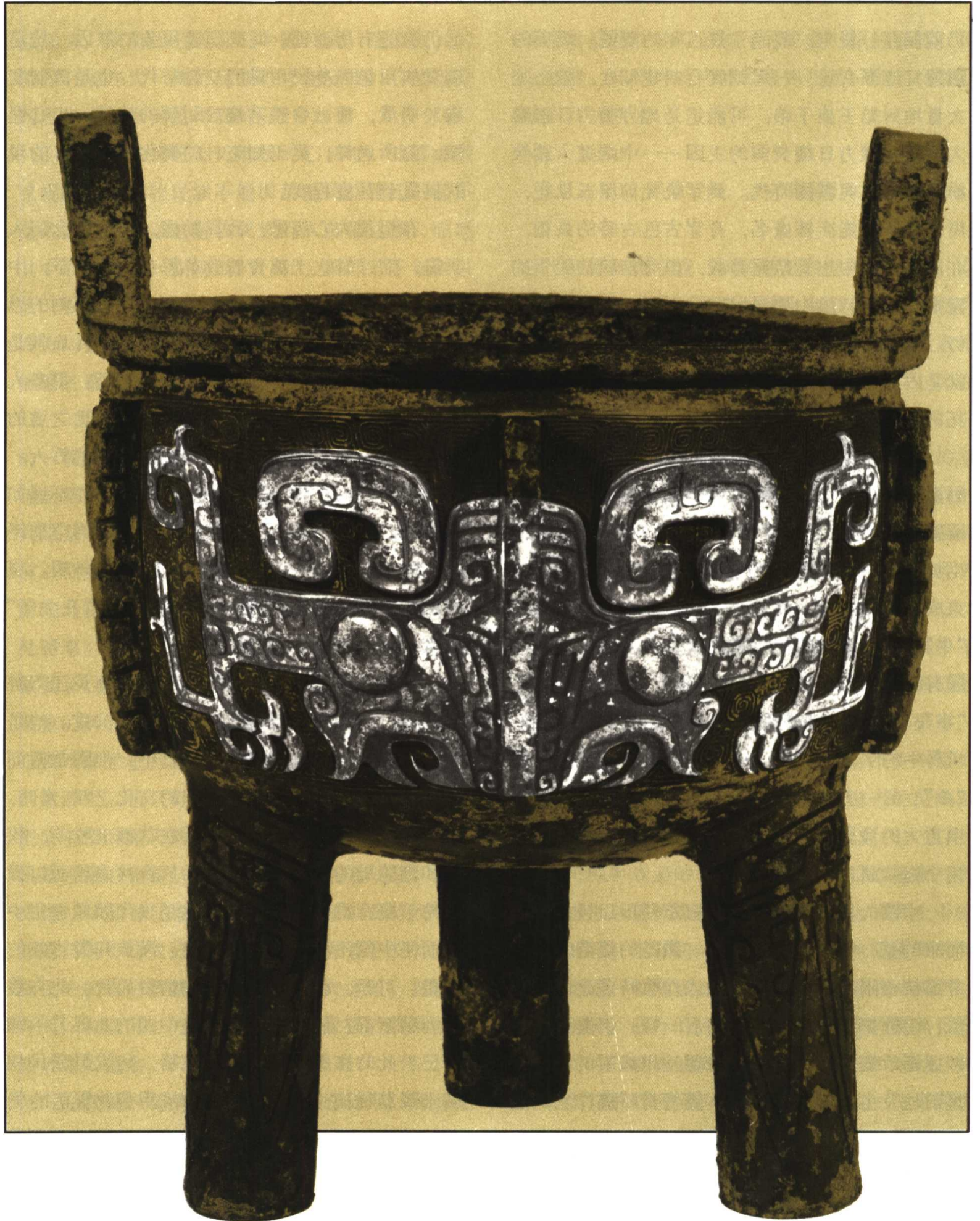
司馬牛在公元前第五世紀耳濡目染的中國文化，是古代中國人在一千多年以前承受了石器時

代文化而發展出來的。司馬牛的遠祖早已在史前時期從事農業耕作，種植各種穀物。他們對玉特別表示重視，與司馬牛相同。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各種三足陶鼎，與司馬牛常見的禮器中銅鼎，可以說完全是同一模型。不過，司馬牛對於史前時期的中國情況及史前時期的中國原始文化都沒有詳盡的了解；僅對五百多年前——公元前1500年至1000年間——統治黃河沖積平原的君王所知較多。

這些君王是商朝的皇帝。從商朝的統治者開始，中國建立了原始的農業社會，繁複的祭祀典禮及宗教儀式，都在這個時期成為固定的制度。現代的人都知道，商朝以設計精美的青銅禮器馳名於世。這些禮器，刻着神聖圖象，都是當時王室貴族祭祀祖先或敬拜社稷神時使用的。可是，就司馬牛而言，他知道的商朝歷史——乘戰車的武士，從事大規模狩獵的王侯，預告吉凶的占星家，坐在巍巍大殿上的君王——可能在傳統的想像中增加了一些渲染的成份。他大概從小就熟記了商朝各代君王的名字。在他心目中。這些君王都是像神明一樣的聖主。事實上，商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與荷馬歌頌的希臘英雄時代在西洋歷史上的地位，可以互相比擬。

大約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商朝最後的皇帝紂王荒淫無道，國祚衰落，被中原西陲尚武好戰的周人推翻。周人滅亡商朝後，在政治上成為中國的新統治者，但在文化上很快地吸收了商朝以農為本的神權文化，不僅王侯狩獵的活動繼續不斷，武士穿戴盔甲乘車出戰的方法保留未改，甚至商朝君王死亡後下葬陵墓時以人殉葬的禮制也

三足鼎，古代祭祀儀器中的禮器，在圖上綠色背景中現出它的輪廓。鼎上刻有商朝時代青銅器上時常見到的巨獸形飾紋，設計獨具風格，極為精美，包括兩條龍側面相向。



仍舊保存。後來，經過了幾百年的變遷，周朝的國運又逐漸衰退——周朝實行封建制度，把土地大量地封給王族子弟，可能這是地方勢力日趨龐大而王室權力日趨衰弱的主因——中國進入諸侯紛爭的春秋與戰國時代。到了公元前第五世紀，周朝天子只能徒擁虛名，身穿古色古香的長袍，在洛陽宮殿中主管祭祀禮儀，但毫無統治天下的實權。這個時候中原早已四分五裂，列國爭戰頻仍，霸主此興彼落，有如季節替換。司馬牛自己就是因為參加政變受挫而不得不上到南方去開拓的道路。

司馬牛這個名字象徵他那個時候中國情況的動盪和轉變。司馬牛生於中國政治局面及工藝技術變革的時代。他姓“司馬”，表明他身世顯赫，生於貴冑之家，他的祖先曾為王室管理馬匹，後來成為世襲官職，就以“司馬”為姓。他的名是“牛”，並且與當時的世家貴族的人士相同，另外還有一個別人稱呼他的名，叫做“字”。中國人的“字”，在意義上多數與自己的“名”互相配合。司馬牛的字是“耕犁”，一方面配合他自己的本名“牛”，另一方面更反映出當時農耕技術出現了一項重大的發展：中國人已經知道掌握工具，進入用牛拖犁耕田的時代。

中國人用牲畜代替人力拖犁耕田以後，隨之而來的是一項更大的新發明：鐵器的鑄造。雖然身為統治階級的武士們與敵人作戰時還是頭戴銅盔、手揮銅劍，與往古的情形一樣，但農民大眾却逐漸改變傳統的作風，普遍地用鐵製的工具耕種田地及生產糧食。不過，儘管當時農作物的品種日增，從事耕種的農民數目日衆，但農民的生

活仍未能有所改善。促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這個貴族用銅與農民用鐵的交替時代，也是舊制度趨於崩潰，舊社會體系趨於瓦解的時候，人心惶惶，無所適從，更不知來日的變化會把今日的現狀搞亂到甚麼程度。

在這種人心焦慮，政局動盪，道德觀念陷入紊亂，而才智之士蘊育着改革思想的情況下，中國先後出現了一些文化史上最偉大及最深刻的思想家而進入後世讚美的百家爭鳴時代。孔丘就是這些大思想家之一。他是司馬牛的老師。很多人認為，在春秋時代周遊列國宣傳修身治世之道的各派宗師中，孔丘是一位具有高度智慧的哲人。但在同時代人士的心目中，孔丘的地位亦不過如此而已。他在逝世之後才聲譽日隆，成為空前絕後的聖人並獲得後代人士的崇拜，視為神明。現代的西方人士稱孔丘為Confucius，這是“孔夫子”三個字的音譯。

司馬牛背井離鄉，遷居到中國東南長江下游的異鄉，當然是事非得已，心情甚為沉重。他是華夏民族的一份子，在他的心目中，中國是南面的與北面的野蠻民族一向景仰的文化之邦。當時，中國北部邊境的民族——包括在草原上牧羊，牧馬和騎駱駝的民族，以及生活於森林邊緣而以獵取羚羊麋鹿為生的民族——就是後代頻頻進犯中原而使中國不勝其擾的突厥族、滿族和蒙古族的遠祖。可是，就司馬牛時代的情形而言，北方邊地尚稱寧靜；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北部若干國家已於此時修築一段一段的城牆，防阻野蠻民族騎士踐踏種植小米的良田及劫掠用穀物製造的美酒。後來，原先修築的一段一段的城牆又互相連

接起來，成爲馳名於世的中國長城。這個偉大的工程只能在大一統的局面下才能完成，自然不是司馬牛當日能夠見得到的。

在司馬牛這班土人階級的心目中，北部邊境虎視眈眈的遊牧民族不能與華夏民族相比，都不是人。他們把這些遊牧民族列入禽獸之類，而把其中最危險的一族稱爲“犬夷”。經過若干年代以後，更進一步將所有南方民族統稱爲“犬夷”——南方的蠻（又稱爲苗、髦、閩、氓）在語言上可能屬於泰語或緬藏語系。

“犬夷”的稱號可能起源於古代華夏民族流傳的一種神話。後來，南方的“犬蠻”對這種神話也認爲有相當的確實性，他們可以接受。神話的大意是：南蠻的始祖是神犬繫瓠。據說遠古時代有一位皇帝高辛氏，徵募天下武士去殺死與他敵對的吳將軍。並許下重賞，任何武士只要能殺死吳將軍，拿回來吳將軍的頭，就可以娶他的女兒做妻子。皇帝頒下聖旨後，出乎意料之外，他自己豢養的神犬繫瓠完成了這項危險任務。皇帝雖然心裏不願意把自己的女兒嫁給繫瓠，但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也只好履行他的諾言。這條神犬於是把公主帶到南方的山洞居住，生下子女十二人。根據古籍的記載，“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其後滋蔓”，成爲南方蠻族的始祖。到了中古時代——距離司馬牛時代已近千年——南方若干沒有完全開化的民族仍繼續祭祀他們的神犬遠祖。甚至在今天，中國南方的苗族及北越的猛族仍然保存着祭犬祖的遺俗。

在傲視一切的古代華夏民族心目中，那些在南方亞熱帶山谷地區種植稻米的民族，與滑溜溜

地在陰濕邊陲地區上爬行的蛇蟲一類的動物，相去無幾。司馬牛時代的古籍對江漢一帶的民族就有下列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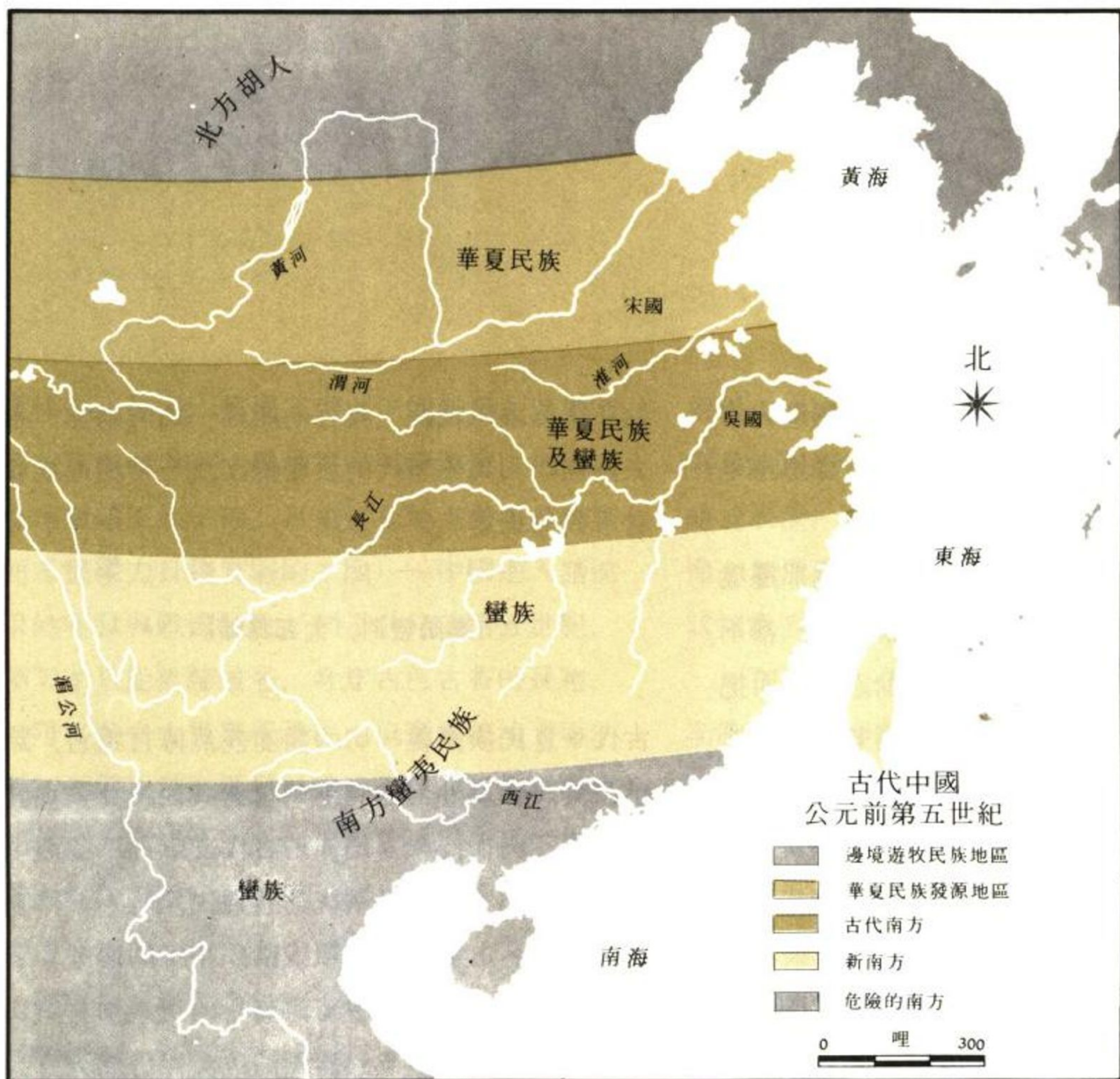
蠢爾蠻荆，大邦爲讎。

古代華夏民族傲視一切的態度既然傳自遠古，除了江漢民族以外，他們不免也對其他民族表現同樣態度。例如，華夏民族的古代文獻提到散處中原邊陲而不屬於華夏系統的各種民族時，一律在他們的族名上加一個蟲類或獸類字樣的偏旁。公元前五世紀前後，上古時代流行的用人殉葬的風俗，在華夏民族中業已逐漸消失，但仍然流行於“蠻夷”之間，由於此種情形，更使華夏民族要將這些陋俗推爲“蠻夷”所有而視“蠻夷”爲非人的禽獸。

一想到他自己即將身入南蠻之鄉，司馬牛不禁有點戰慄的感覺。背井離鄉，跑到文化很低落的南方去拓荒創業，根本就不是一件賞心樂事，但司馬牛走的這條道路上，後代又有不少中原人士追隨着他的足跡前進。漸漸地，南方的吳國地區也列入了禮義之邦。

司馬牛到達的吳國地區，地形相當複雜，與中原故土一望無際並且單調而無變化的黃土平原完全不同。沒有角的小鹿時常害羞地從溪旁的竹叢裏穿過。歌喉嬌媚的夜鶯在白蘭紫桐中飛翔。湖塘水暖，旅行的人可以想像傳說中的鱷魚正在水中高叫。假使他繼續前進，到了長江附近，還可以欣賞滑稽可愛的海豚與江豚。這一片充滿青春活力的地方，對司馬牛本人而言，固然具有一





早期中國的幾個民族散佈於五個廣大區域。華夏民族住在北方中部的黃河流域平原。凶猛的游牧民族在黃河流域北面，經常與華夏民族交戰。進入“古典”時代(公元前600年至公元200年)後，一部份華夏民族遷居長江流域，與蠻族同處，使蠻族接受了文化的薰陶。後來，漢朝滅亡，華夏民族雖然害怕南方的蠻族土著，有些人還是離開長江流域遷到了“新南方”同“危險的南方”。

種奇異的與可怕的魅力；對司馬牛的子孫而言，則更是充滿傳奇神話的處所，有彩色的女神，還有美麗的採蓮女。再經過若干年代以後，山明水秀的江南，更是中國藝術——詩詞及繪畫——的搖籃。

司馬牛南行後的 200 年間，正是中原備受苦難的時期。從公元前第五世紀到第三世紀，列國戰亂頻仍，大國加緊併吞小國。

中國的版圖是由黃河流域向南擴展的，採用的手段，包括征服、同化與消滅。總之，華夏民族終於控制了南方的蠻族。在此種情形之下，南方的蠻族漸漸地與華夏民族同化是一種必然的結果。在體質相貌上，南方蠻族與新自中原南遷的華夏民族沒有甚麼很大的差別。他們只要學會了華夏民族語言和文字，能讀能寫，並且接受中原

皇帝的統治和遵守中國的禮儀制度與道德規則，就變成了中國人。當然，在若干中原人上的眼光中，南蠻與華夏民族究竟有若干差別，而且他們認為，只有真正生長於中原地區的人才能算是禮義之邦的中國人。

這些新列入中國版圖的南蠻地區對中原的華夏民族供應了不少新的資源。南方的豐富物產，除石料與金屬外，有寶貴的珍珠同華麗的鳥羽可以用作朝廷儀式與宗廟儀式中的裝飾，還有竹子同犀牛皮可以用作製箭及製造貴族武士胸鎧的材料。一向遭人賤視的南蠻，也有工藝技術可替他們主子服務。中原本來就有很多基本物產，例如五穀、鹽、絲麻紡織品及漆器。但自遠古以來，華夏民族一向都由週圍邊境以外的其他民族輸入各種土產，例如由北方森林地區輸入寶石、鹿骨及弓弦。華夏民族雖不諱言他們時常要由化外之